

长篇纪实文学

红风景 蓝风景

王苏红 王玉彬 / 著

Hongfengjing Lanfengjing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红风景 蓝风景

王苏红 王玉彬 著

责任编辑:裴善明 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6

插页:2

字数:380,000

印数:3000

版次: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651-2/I·1537

定价:22.00元

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开 篇

传说月宫里的嫦娥，不慎将胭脂盒打翻，红艳艳的脂粉飘飘洒洒，落在了古皖国。

皖山、皖水环绕的古皖国，为周代繁华之地。这是一片有灵性的土地，次年春天，皖水滋润的皖山，满山满坡绽开了数不尽的胭脂花。那花红得如火如荼，映得山峦沟壑，流彩旖旎，红彤彤一派瑰丽。皖地人将这神奇的花儿称为“映山红”。

瑰丽、热烈、大胆的“映山红”，强烈地诱惑着对美有着执着追求的皖地女人，她们张开想象的翅膀，将映山红制作成胭脂、香粉、头饰，妆扮自己，一时皖女有“媚娘”美称。

花开花落，年复一年，映山红妆点着皖山、皖水、皖女。

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皖地，随着潺潺皖水，进入公元 1934 年，那是一个奇冷的冬季。

一支“闹红”的队伍——和皖地人的灵与肉融为一体的中国工农红军，被迫撤离了皖山、皖水。

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村不见炊烟，路难觅行人，皖山腾着狼烟，皖水淌洒着血水。天地间一派肃杀，一片苍白。仿佛皖地的精气、灵性随之而去。

次年春天，焦黑的皖山上映山红的枯根发出新芽、抽枝、结蕾。然而，硕大的花蕾不待绽放，一朵朵，头一垂，“噗”地流出一

苞血水，便枯萎了。

于是，皖地安徽境内有了那许多的红石山、红土地。

人类充满周折的历史，竞相争妍的文明及其形形色色的遗迹，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完，说不尽的神话与传说。当人们目睹这瑰丽的表象世界，同时发现，任何原始神话、民间传说，都曾历经沧桑。

古老中国的脚步，沉重地向前迈进，到了1947年。

这年春天，一个湖南汉子骑在马背上，在陕北的黄土坡转圈子。他的前后左右，有二十万大兵围追堵截。

他从打补丁的灰棉衣里摸出一支烟，缓缓点燃，缓缓吐出一口烟雾，伸出由于营养不良而浮肿的手指，往地图上一点，落在了大别山。

这年春天，皖地的大别山上，映山红发芽、抽枝、结蕾，绽放出拳头般大的花朵。那一派艳红，像满山燃起的火把，映红了淮河、长江、皖北、皖南……

“红军哥哥——快来啵！红军哥哥——快来啵！”

布谷鸟日夜啼鸣，从这山叫到那山。

老人摇着胡须说：“会飞的是天神，这世道要变了，又要闹红啦！”

女人们颤抖着手指，将一朵朵映山红插上焦枯的鬓发。

“过八路！过八路！”

一入夏，黄鹂鸟叫得欢快，从这村叫到那村，叫得字正腔圆，双翅播下一串神奇的传说：

——闹红的队伍是从黄河北边开来的。浩浩荡荡，有几十万人马，领头的姓刘名邓，那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儿，只要一挥手，几十万兵马就能腾云驾雾，日行千里。

——过黄河，正逢烈日当空，波浪滔滔，水深足有千丈，河宽二三百里，眼瞅着没法子。只见刘邓吹了一口气，黄河上刹时阴

云密布，转眼下起炕席大的雪片，把河面封得结结实实、平平坦坦，大队人马就从这条冰河上走过来了。

——到了汝河，前有白匪，后有追兵，河面上既无桥，也无船，那才叫千钧一发，难坏三军。刘邓沉得住气，不慌不忙从腰里掏出一个红绸包，取了一粒分水珠，往河里一丢，河水自然分成两堵墙，千军万马硬是人脚不沾泥，马蹄不带水，平平安安就过了汝河，连中央军的枪炮子弹都穿不透那两道水墙。

——队伍开到淮河更神。刘邓是个戴眼镜的人，他把眼镜摘下，往河上一架，就成了座七彩桥。大军刚从桥上过完，中央军就追到河边。只见刘邓笑了一下，抽回眼镜架到鼻梁上，桥就不见了，把对岸的中央军气得干跺脚没办法。

.....

历代兴亡，总是伴随着许多神话般的民间传说。

传说是兴衰成败这一历史真实的预言与观照。

目 录

开 篇		
第 一 章	大别重归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问鼎中原·····	39
第 三 章	向死而生·····	77
第 四 章	岁寒冬青·····	99
第 五 章	运筹淮海·····	123
第 六 章	宿县之战·····	151
第 七 章	南线谋略·····	171
第 八 章	围而不阙·····	199
第 九 章	总攻时刻·····	235
第 十 章	大江南北·····	290
第 十 一 章	弯弓弄潮·····	320
第 十 二 章	谁主沉浮·····	349
第 十 三 章	长江北岸·····	376
第 十 四 章	漫长雨季·····	408
第 十 五 章	阵痛前夜·····	436
第 十 六 章	血色江淮·····	462

第一章

大别重归

“我没有病！”

一声怒吼从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传出来。

任弼时正朝窑洞走来，闻声急步进屋。

毛泽东怒气冲冲，面孔和脖子涨得通红。

保健医生手里拿着药物，站在一旁委屈得不知所措。

任弼时把眼镜摘下来擦着，示意医生悄悄退出去。

“弼时同志，”毛泽东头也不回地站在地图前，“有刘邓他们的消息了？”

“……还没有。”任弼时戴上眼镜答道。

毛泽东猛地回过头，眉头紧锁：“已经整整四天了，怎么没有刘邓一点消息？势必是危难重重！你来看……”

毛泽东似乎使出举钢钎的气力拿起一支红蓝铅笔，刚指向地图，笔却“叭”地落在地上。

任弼时抢先躬身捡起铅笔，递给毛泽东，心头倏地一阵酸楚。

油灯下，毛泽东的手肿得像个馒头。

这是1947年8月30日。

撤离延安五个多月了，毛泽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，加之陕北今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，粮食物品奇缺，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。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泽东浑身浮肿，十分虚弱。前几天，任弼时忍痛将自己的坐骑杀了，炖了几锅肉，那也只能暂解腹中之饥，解不了毛泽东心头的沉重思虑。

1946年，中国的大地上，日本人投下的炮弹坑还未填平，人民还未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，蒋介石一把撕毁了国共签定的“双十协定”。

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，蒋介石把消灭共产党作为一项国策提出：“本党要六个月消灭东北的共军，六个月消灭关内的共军，一年内消灭共产党！”蒋介石一口奉化官话，说得很是笃定，很是自信。当然，如此口大气粗，他是有资本的。日本投降，他接收了大量装备，收编了大批伪军，并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，他是可以说大话的。

内战就这样又开始了。

一时间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犹如一个小小的棋盘，车、马、炮纵横驰骋，拥塞其间；士、相、卒各领风骚，高下难分。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华夏后裔，在这个棋盘上浴血厮杀，生死较量，决定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光明与黑暗。

对弈双方执掌帅旗将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两个代表人物——毛泽东与蒋介石。

历史的轨迹扑朔迷离常常难以捉摸。

稳操胜券的蒋介石，竟然出师不利，一上来，他那打通陇海、津浦、同蒲、平汉和中东铁路线，肃清冀鲁、晋陕境内“共匪”的作战目标便遭失败。八个月过去了，进攻解放区的国军在各个战场上又是连连受挫，损失掉六十七个旅，七十余万人。

蒋介石执“棋子”的手，神经质地颤抖了。

他后悔没有听白宫的劝告，对共产党实行各个击破，造成了平分兵力，陷入被动。

1947年2月，蒋介石改变战略，调整部署，决定对共产党的解放区实行“重点进攻”。他一方面利用美国在青岛的海空优势，发动对山东的进攻，以切断华北与华东之间的联系；一面利用胡宗南的四个兵团九个军进攻延安，以摧毁共产党的神经中枢。

挂在蒋介石官邸的巨幅作战图上，有两根粗粗的箭头，一个指向山东，一个插向陕北，犹如大大张着口的“钳铰”，又像中间细两头重的哑铃。

“三中全会开幕前，山东，结束鲁南大会战；陕北，拿下延安！”蒋介石下令。

在中国这个棋盘上，他已经和毛泽东足足厮杀了二十年。这次，他要逼毛泽东“出宫”，把他的对手赶到沙漠里去！

1947年3月11日，百余架清一色美制B—24轰炸机，编队直飞延安上空，掠过宝塔山、清凉山、凤凰山……

仿佛雷霆从大地滚过，仿佛大火自天穹降落，树木被摧折，草皮被掀起，泥土被崩飞，土石被炸裂……延安城一片火海。

毛泽东果如蒋介石所愿，被迫“出宫”，放弃延安。

蒋介石说：大时代开始了。

许多人说：共产党像一朵过早凋谢的黄花，开始枯萎了。这一论断就连莫斯科也不怀疑。

毛泽东骑一匹瘦马，借一弯冷月，在陕北的黄土高坡、峭石山梁上“兜圈子”，躲避胡宗南二十万追兵的围追堵截。

然而，蒋介石，又忽视了一点。那就是，他的对手不仅是个军人，更是一位哲人。

马背上的毛泽东通观全局，不动声色地拨动棋子，下了一招险棋：从蒋介石伸来的虎口般的“钳铰”处中央突破，砸断“哑铃”的把子，三路大军挺进中原，直插大别山，将战火引向蒋介石的卧榻之旁。

可谓一招石破天惊的险棋。

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眼光，诗人的浪漫，哲人的思辨，举起棋子，落在棋盘上。

三路大军，首先出动的是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。刘邓大军十二万，出奇不意，千里跃进，直插大别山。而后两翼配合，一路是陈毅、粟裕的华东野战军，一路是陈赓、谢富治兵团。陈粟大军击蒋之侧肋，陈谢兵团击蒋之侧背，三军配合，两翼牵制，互为犄角，成“品”字形跳出解放区，转向外线作战。

将战争推向国统区，进行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，这是兵家之大忌。

有人担心：三大主力部队，不放在内线作战歼敌，而派到外线跑反，拿这么好的部队去拖，今后的仗还怎样打？这不是破釜沉舟吗？

毛泽东说：“什么是主力部队？主力部队就是要挑大梁，吃

大苦，挺进中原当然是主力的事，不能派二三流的部队。外线出击是危险，但是，如果主力尚不能胜任，二三流的部队就等于送给蒋介石下饭！”

毛泽东此一险棋是否为高招，无人心中有底。就是毛泽东自己，亦如此。刘邓大军一出动，毛泽东便做了三种预测：一、付了代价站不住脚，再退回来；二、付了代价站不稳，在周围兜圈子；三、付了代价，站稳了。由此可见毛泽东此举的沉重。

以向死而生的魄力，超人的气度，毛泽东在棋盘上放下这枚棋子，确有破釜沉舟的悲壮。不如此，全局便不可能成活棋。以陕北为例，只有九十万人口的陕北，要支持十八万军队的粮食、草料、鞋子、棉衣、担架，还要招待俘虏。晋绥也只有二百万人口，与陕北合计不过三百万，无法支持这一负担。毛泽东算了一笔账，如果不把战争引向国统区，实行战略反攻，敌我双方加起来五六百万军队，都在解放区，不说别的，光屎尿也要把解放区淹没……

6月30日刘邓渡过黄河，挥师南下，毛泽东无一天不在惦记他们。凡有刘邓电报来，无论白天夜晚，必亲自处理。为保证大军南下顺利，他令陈赓率部渡过黄河之后，又几次电催陈、粟南下豫皖苏钳制敌人，以减轻刘邓的压力。前不久，刘邓来电告急：国民党数十个旅形成堵截包围态势，企图将我围歼于进军途中。毛泽东忧心如焚，一连数日几乎是站在地图前度过的。刚才，他又一次吃力地拿起笔，给陈毅、粟裕拟了一封电文：

陈、粟：

二十九午电悉。

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，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，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，歼击及抓住五军、五十七师，攻占一切薄弱据点，直接援助刘、邓。我们对于陈（士

集)、唐(亮)、叶(飞)、陶(勇)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,你们亦未严令督促,十分感觉焦急。为此问题,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。现在欧震、张淦、罗广文、张轸、王敬久、夏威各部均向刘、邓压迫甚紧,刘、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,务望严令陈、唐积极歼敌,你们立即渡河,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、邓。……

毛泽东

30日19时

措辞是严厉的。

近一个时期,毛泽东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,唯独给陈、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“毛泽东”,并且必签上四个粗重的“A”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。由此,足见毛泽东的决心与焦急。

给陈、粟的电报发出后,毛泽东又回到地图前研究敌我形势。他想在地图上做标记,几次拿起铅笔又几次掉到地上。这时医生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,于是他才恼怒起来。

“唔。我不该对医生发脾气。他也是好心。”毛泽东接过铅笔,摇摇头:“可他不该打扰我,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。”

任弼时想安慰一下毛泽东,又知此种情势岂能一个“安”字了得,只好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:“主席,山东战场一直形势紧张,陈、粟迟迟未动必定是有困难。我想,他们接到这封电报,一定会拿出行动的。”

毛泽东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:“但愿如此。”

周恩来走进窑洞,浓眉飞扬:“主席,刘邓的好消息来了!”

“哦?快念!”毛泽东说着迎上几步,却接过电报:“不,让我自己来看。”

各首长并报军委，……：

（一）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，进入大别山之任务。敌人追剿计划完全失败。今后任务，是全心全意的，义无反顾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，并与友邻兵团配合，全部控制可能点。

（二）实现此历史任务，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过程…… 我们应切戒骄躁，兢兢业业，上下一心，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。

（三）向全军说明，我们有完全胜利把握，……虽有困难，也是能够克服的。

刘邓

未卅

毛泽东吸吮着嘴唇，眉头渐渐舒展开，灰肿的脸上也泛起红润。他慢慢地将电报递给任弼时，慢慢地伸手从兜里掏出香烟，慢慢地地点燃火，深吸了一口，猛地吐出：

“我们终于熬出来了！”

周恩来深解毛泽东语中含意，接道：“是的。主席，自古谁得中原，谁得天下嘛！”

毛泽东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哈哈大笑。

周恩来说：“主席，刘邓进入大别山，各个战场都活了。不过蒋介石是不会甘心的。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。他一定会拼上性命‘围剿’。”

毛泽东点点头：“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。”

周恩来的目光透着沉重：“只是这样一来，刘邓会很困难，他们背得太重了。”

毛泽东移步到门口，撩开门帘，望了一眼满天的星斗：“夜黑了，星星才更亮。困难大，背得多，刘邓就更光荣。他们的行动是英勇的行动！”

毛泽东转回身：“恩来同志，请转告周师傅，说毛泽东饿了，

快煮些黑豆送来。我要打通宵。”

“主席，连着几天你已经很疲劳，我们担心你的身体……”周恩来婉言劝阻。

毛泽东微皱眉头：“怎么？你也讲我的身体如何如何？刚才医生捣乱，说我患了帕金森氏综合症。我告诉他，我毛泽东是中国人，不得外国病。我没有病！”

那一夜，毛泽东窑洞里的油灯通宵未熄。

两天后，电波载着毛泽东亲手起草的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》传送到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战场：

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，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，在外线大量歼敌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、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、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。

历史重重地记下了一笔：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开端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。

二

刘邓大军真勇敢，
渡河反攻鲁西南大捷歼敌六七万。
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，
我们又挺进大别山。

艰苦行军二十多天，
血战汝河胜利渡淮踏上大别山。
大别山好比一把剑，
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。

毛主席领导如明灯，
刘邓首长亲自指挥就是指南。
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，
解放全国胜利曙光在眼前。

曲子是《信天游》的调调，朗朗上口，刘邓大军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唱起来仍然热血沸腾、珠泪涟涟。歌词是副政委张际春在行军路上组织写的。他说这么重大的历史行动为什么不编个歌子唱一唱呢？于是就发动每个纵队都写。第一纵队的宣传干事邢岳挺灵光，趟着淮河流淌，心里头一热，歌词顺口就涌出来了。

渡过淮河，部队踏上迭次渐高的坡道，这首歌不胫而走，很快在十万大军中流传开来。上了大别山，歌声更是此起彼伏，唱得石破天惊。

随着一阵阵欢快的歌声，战士们仿佛把数十天的腥风血雨、枪林弹雨、凄风苦雨，连同中原的风尘、征战的疲劳、敌军的阻截，一起丢在了淮河北岸。

千里南下，重兵围追，刘邓大军从内线跳到外线作战，远不像传说的那样轻松。兵书曰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。在这非常之举中，刘伯承的用兵谋略发挥得奇妙绝伦，使得围兵重重中自己的牺牲降低到近于神话的程度。

美国记者杰克·贝尔登在《中国震撼世界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经历了多次战争，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。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，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——它的胆识、气魄，特别是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力。……”

刘邓十二万大军盘马弯弓，不动声色，安如泰山，形若大洋

蛟龙，隐身匿形，纹丝不动。1947年6月30日，一夜之间，龙腾虎跃，飞越黄河天险，正是守能藏于九地之下，攻能动于九天之上。以至于，十二万大军过河而去，蒋介石还未觉察，在他的作战会议上继续鼓吹“黄河防线可抵四十万大军”。

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闻听刘邓渡过黄河，惊叫道：“这是一个重大事件，‘6·30’事件！它可能成为1947年世界十大新闻中最醒目的一条！……黄河防线，这条东方的马其诺防线，被突破了。”

渡过黄河对于刘邓大军只是南下的前奏，要到达大别山，前面横着七条大河、五十里沼泽，千里路途，天上有飞机轰炸，地上有数十万敌军围追。为了让部队充分认识到肩负的重任与征程的艰危，一过黄河刘邓就在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纵队首脑会议。

刘伯承说：

“实行战略转移，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。同志们不要把这次渡河与以往的出击陇海路等同看待。渡河之后，实施战略反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，而是跳跃式前进。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，长驱直入，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——大别山去！”

剃了光头的邓小平说：

“大别山是‘闹红’的老革命根据地，是我军的摇篮，我们这次去，是游子回家，大别重归！从地图上可以看出，大别山是长江向南的一个突出部，我们跃进到大别山，就可以东胁南京，西逼武汉，南抵长江，驰骋中原。

“大别山是敌人的兵库、粮库、财库，也是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。‘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’？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陕北、山东的部队回援，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。这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——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。